

远大前程

[英]狄更斯 著

陈俊群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2 字数 435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2036—0/I • 1265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一幅色彩斑斓的英国社会风俗画

——狄更斯《远大前程》译序

《远大前程》是英国著名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长篇小说圣手狄更斯的最后一部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掠过浩渺的时空烟云，此书仍以极富魅力的语言和意味深长的情思，向我们讲述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昏暗的沼泽地里，蓁麻丛生的教堂公墓旁，贫苦的孤儿皮普正吃力地辨认着他那早逝的父母的名字，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泥泞、脚带镣铐、刚从囚船上逃出来的罪犯掐住了他。在逃犯的胁迫下，皮普从其姐夫乔铁匠家里偷来了肉饼和锉子；但旋即他又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在沼泽地的水沟深处将这名罪犯捉走。圣诞之夜的这场恐惧和不安一直折磨着他，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得以将它们摆脱。

颓败的沙堤斯庄屋，贵族出身的哈维沙姆小姐被她的同父异母兄弟和流氓恶少康佩生合伙坑骗，并在新婚之日遭到其倾爱者的无情遗弃；从此，她带着养女艾丝特拉过着毫无生气、与世隔离的日子。她对男人深恶痛绝并且处心积虑地筹划着报复。她把美丽绝伦的艾丝特拉调教成一位性格怪僻、行为乖张的姑娘，但同时又将她打扮得风致韵绝、仪态万方。一次偶然的邂逅，使缺乏温暖和亲情的皮普深深地爱上了艾丝特拉。然而，皮普哪

里知道，他心田深处精心培育的这朵爱情之花，正好落入冷酷无情而又丧心病狂的哈维沙姆小姐张开的魔掌之中。为了不再让哈维沙姆小姐说他土气，也为了与他心爱的姑娘相般配，自惭形秽的皮普想望着成为一个富有而体面的上等人。

不久，他真的如愿以偿了。哈维沙姆小姐的法律顾问、伦敦律师事务所的贾格斯先生奉命告知皮普，他即将成为一笔巨额遗产的继承人，并被先期送往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唯一的条件是不许过问他的恩主姓甚名谁。皮普凭直觉和猜想认定这一切都是哈维沙姆小姐为他而作的有意安排。

伦敦的上等人生活并没有给皮普带来什么幸福和快乐，相反，他一直沉浸在绵绵无期的惆怅和苦闷之中。直到成年以后，他的恩主仍旧没有露面，遗产也杳然不见着落，远大的前程日渐渺茫。他混迹于上等人的圈子里，整天无所事事地过着闲荡无聊的日子，手头也越来越拮据。虽然也能时常偕艾丝特拉一起出行或四处游玩，但这不仅不能使他得到丝毫的快慰，而且只能陡增更深的苦痛。孤独与寂寞中，他总是不住地追忆和回味着与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好友乔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然而上等人的虚荣却使他们彼此都变得日益陌生。皮普在乡野和都市的交叉路口上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那个改变皮普命运的人终于出现了。令皮普惊骇不已的是，他日思夜盼的这位名叫马格威治的恩主，原来竟是那个在沼泽地里被他接济过的逃犯！马格威治千里迢迢漂洋过海，冒着被处以绞刑的危险潜回祖国，为的就是想亲眼看看他一手培养的那个上等人如今是个什么样子。原来，这事和哈维沙姆小姐完全无关，她之所以一再强制艾丝特拉逗引纯朴而又痴情的皮普以及其他倾慕和追求艾丝特拉的男子，然后又一再冷酷无情地将其抛弃和拆开，完全是要将自己新婚之日被

人遗弃的仇怨，一古脑儿地报复在这两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尤为悲哀的是，就在皮普对艾丝特拉爱得难以自拔的时候，厌倦了充当哈维沙姆小姐报复男人的工具的艾丝特拉，负气之下竟嫁给了皮普最为鄙夷的纨绔子弟“蜘蛛”德拉穆。梦醒情未了；皮普悔恨交加，痛不欲生。

然而不久，皮普发现那个对他有恩而又令他厌恶的逃犯，却原来也有着一段十分不幸的身世，而且竟是他那苦恋着的姑娘艾丝特拉的生身父亲！出于报恩和同情，皮普和他的朋友们，千方百计多方奔走力图使他脱离险境。可是，就在将马格威治送往海外的途中，因被其仇敌也即是过去教唆他犯罪却又嫁祸于他而自己却逍遥法外的主犯康佩生告发，马格威治被再度抓获并在临刑前病死在狱中。

皮普原先所心向神往的远大前程，终因马格威治身份的败露而转瞬间灰飞烟灭。债台高筑、颓丧沉沦中的皮普，最后还是靠着从前的好友乔的鼎力帮助，才没有被投进债务人监狱。两个好友又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可是，就在皮普完全康复的那个早上，乔却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乡下的铁匠铺……最终，皮普靠着好友赫伯特的帮助，在海外找到了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十多年以后，他回到故乡去探望他的姐夫和比蒂一家，就在他前去凭吊已是废墟荒原的沙堤斯庄屋之际，他与遭遇不幸孀居已久的艾丝特拉重又相逢。痛定思痛，悲喜交集之后，两个历尽磨难的年轻人在皎洁无垠的月光下，两颗伤痕累累的心灵融和在一起，他们手牵着手，双双走出了这片曾经吞噬过他们的青春和爱情的废墟……

作为英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狄更斯通过皮普的故事，以其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和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他那个时代的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

《远大前程》作为一部古典现实主义名著，其强烈的写实性和批判性，首先体现在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十九世纪西方社会金钱主宰一切这个特点，对金钱的罪恶以及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我们从书中看到：金钱的腐蚀力是无处不在的。它可以使父子反目，姐弟成仇；它可以使杀人越货者逍遥法外，也可以使无辜的人蒙上清白之冤。金钱使地位卑微、生活贫寒的皮普一夜之间成了众人仰慕的英雄。它可以使粗暴易怒手挥痒痒棍的乔太太突然和颜悦色；它可以使声名显赫的伦敦大律师贾格斯为皮普四方奔走尽心竭力；它可以使挟富自重的特拉布老板“顿时变了个人，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来”；它可以使一向居功自傲的庞波丘克舅舅命令其雇员“别挡着道儿”，而且媚态十足地一再祈求皮普恩准与他握手。同样，金钱也使皮普这个当年孤苦零丁的纯朴孩子，不仅大手大脚地奢侈起来，而且雇了个穿靴子的跟班供其驱使，甚至对乔的造访“感到相当的心烦与羞耻，并有一种强烈的不快感”，以至于说出“只要给钱就能叫他不来的话，那我早就肯定付了”。

值得注意而且饶有意味的是，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拜物教下世道人心的揭露，是通过“遗产情结”进行戏剧性的演绎来实现的。与《大卫·科波菲尔》等几部前期的自传体长篇不同，作者没有将主人公皮普描写成一个自我奋斗者的形象。他没有让他饱受凌辱和饥寒交迫，然后含垢忍愤、自我觉醒，进而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获得成功。皮普只是个普通的乡村孩子，他全部的生活理想只是一心一意在未来成为一个好铁匠，与善良厚道的姐夫乔相伴终生。然而，仅仅是因为被判处终身流放海外的罪犯马格威治出于感恩而提供的一笔意外之财，就使皮普一夜之间荣华富贵起来，而一当皮普失去作为上等人的资格之后，也仅仅是一夜之间，他却从五彩云霞之上跌入污泥秽水之中。“遗

产情结”，“虚”中见“实”，寓意隽永。它不仅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世道人心，而且让饱经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皮普成熟和觉悟起来。

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本书通过主人公皮普从乡村步入伦敦寻找远大前程这一奇异的人生经历，多层次、多角度地为我们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真实而广阔的社会风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来面目。虽然本书描写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下层人物，不像作者早年的作品充满了对资本主义上流社会赤裸裸的揭露，但是透过伦敦律师事务所，透过康佩生、马格威治等人的身世和遭际，我们仍能深刻而清晰地看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的虚伪与黑暗。流氓恶少康佩生本是一个心狠手辣、十恶不赦的主犯，但因他长相英俊，穿着一身漂亮衣服，佩带着怀表、戒指、胸针，打扮得像个绅士，加上念过公立寄宿学校，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再加上他的同学和朋友又都一个个身居要津，多方为其开脱与庇护，所以每次案发之后，他都能得到从轻发落。执法者贾格斯，身为大名鼎鼎的伦敦大律师，可是他对当事人的陈情却一概不予理睬，他最关心和要说的第一句话总是：“你们到温米克那里付了费吗？”如不及时或他认为不够，他便直言不讳地回绝前来求助的人：“你太迟了，我已经是那一边的了。”除非这人再多给钱。贾格斯的助手温米克，即使带着皮普前去参观新门监狱，也没有忘记凭借自己的身份，向那位已是死囚的上校敲诈两只鸽子，作为自己的“动产”。此外，尚有喝得半醉、靠出卖法庭旁听席索取费用的狱卒，掏了罪犯腰包如获利颇丰就一切好办的警官。此种腐败的司法体系甚至连贾格斯都感到过意不去，以致每次办案一结束，“他总要立即漱口洗净手脸，拿出小刀把这个案子从指甲缝里剔出来”。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马格威治的遭遇是深怀同情的，作者对罪

恶之源的探索和追究则是独到而深远的。

与此同时,《远大前程》还以敏锐的洞察力向我们披露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汹涌而至的各种社会弊端。我们看到: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形如一团交通乱麻的吉普赛德区伍德大街;到处是污秽、油水、鲜血和泡沫的可耻的史密斯广场;几幢肮脏透顶的破房子,胡乱地挤在一个臭气熏天的角落里,只有“出租”、“出租”两个大字从一间间空房里朝“我”怒目而视的伯纳德旅馆;还有泰晤士河畔小堤岸上的走私小屋……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工厂倒闭、犯罪蜂起、人心冷漠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并借皮普之口抛开当时英国人一切都是自我优越的成见说道:“难道伦敦不也是曲里拐弯、肮脏狭窄、丑陋不堪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更斯把皮普渴望成为上等人的结局及其梦想跻身的那个上流社会,意味深长地用反语揶揄为“远大前程”。

像狄更斯的所有作品那样,《远大前程》也具有一种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书中所述的中下层人物大多是以善良为本的,就是坏也是身不由己,为环境所迫,颇值得同情,最后也总是能良心发现或被感化。这一点我们从马格威治、贾格斯乃至哈维沙姆身上都不难看到。过去,我们的文学评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它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首先根源于作者的身世和阅历,它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屡经挫折之后,借作品呼唤亲情和仁爱的体现。其次,受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狄更斯笔底下的人物个个丰满复杂、真实可信,没有因图解某种善恶的需要而予以简单化的处理。况且,这种格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作者对首恶元凶康佩生、流氓无产者奥立克这样的中下层人物同样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对皮普的人生经历,对城市和乡村

风土人情的描摹，流露出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隐忧和作为一个稻田守望者的慨叹；通过对乔及乔的后妻比蒂与皮普的真挚情义和高贵品质的颂扬，寄寓着作者内心所希冀的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对心地好、手艺高、忠诚朴实、勤劳自强、一心一意只知尽自己人生天职的乔的人格赞美，表达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使狄更斯的作品耐人寻味，而且也是他一百多年以来赢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远大前程》的艺术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作者非常娴熟而又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进行叙述，同时又将书中的“我”巧妙地地区分为过去亲历其事的“我”和现今回忆反思的“我”，并将二者紧密地融和在一起，就像一个长者在对你娓娓讲述一个他从前亲身经历的故事，不仅具有一般使用第一人称的真实、生动的特点，而且因为交互使用、跨越时空而又显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同时还给人一种“觉今是而昔非”的嘲讽效果。作者还出色地采用了象征性的布景手法，将环境描写与人物刻画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寒冷孤寂的沼泽地，衰败荒芜的沙堤斯庄屋，阴沉古怪的小不列颠事务所，情趣盎然的沃尔伍斯城堡等，都是作者精心设置的背景，对烘托主题、表现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作者前期的作品相比，《远大前程》的结构显得非常紧凑而圆润，通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尽管作品中人物不多，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物都是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从丰富作品内涵和表现主题的目的出发，作者铺设了一明一暗两条引人入胜的线索，将全书分为前后互相关联、彼此映衬、前后衔接的三个部分，构思精巧且不露斧痕，真所谓大道无形、至巧若拙。

本书的艺术魅力还十分鲜明地表现在作者寓庄于谐、以笑

写悲的语言风格上。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特征,运用漫画、讽刺、夸张手法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刻画人物,全书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幽默和尖刻辛辣的嘲讽。狄更斯所特有的这种“泪中含笑”的语言特色,使他笔端的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鲜明而又十分生动的印象。

蒋金晖

1996年1月于湛江

原版序

在读者的心目中,《远大前程》往往是与作者较早的作品《雾都孤儿》、《尼克拉斯》、《大卫·科波菲尔》联系在一起的,这四部小说叙述的全是年轻人历尽艰难险阻,最终获得一个宁静的结局的生涯。然而,《远大前程》却属于狄更斯的后期作品,它将其已表现出的独创性与在结构、氛围和语言处理上的成熟技巧熔于一炉。此书名为《远大前程》而没有冠之以《菲利普·皮瑞普》,这一事实已经表明:它已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深化主题而将一个主要人物与情节统一起来的故事。

此前,狄更斯曾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运用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使那本情节复杂的书连贯统一、条理分明。但在《远大前程》一书中,它所起的作用却远不止此。我们注意到书中有两个皮普: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一个身历其事,另一个则对此作出解释,并根据他事后成熟的认识加以强调和提炼,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鞭辟入里的嘲弄,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回忆卓有成效并深有感触。同我们一样,年轻的皮普明知艾丝特拉会给他带来痛苦与不幸,可他仍然百折不回地继续追求。注意,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嘲弄,最具意味的嘲弄是皮普在有关他将继承的巨额遗产的来源上所犯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们同他一样,也犯了错误。这笔钱以及艾丝特拉都不是来源于他所仰望的上流社会,而是来自他所憎恶的囚犯,这一点直到皮普本人明白之后我们才得以知晓。至此,他的一切虚荣,他的一切势利尤其是他对乔的

疏远，遽然之间全变得非常的可笑。

在这种持久不变的嘲弄语言之外，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令人颓废的不幸与衰败。故事开始于圣诞节，但却不是狄更斯最爱描述并借以闻名的那种圣诞节。一个全身颤抖的不幸的孩子，在拼读其父母墓碑上的名字时，碰上了一个灰头土脑的鬼怪，就是他把皮普的世界从里到外翻了个底朝天。圣诞晚宴，有丰美的食品，却缺乏与此节日相谐的良好祝愿，最后以穿越黑暗阴冷的沼泽地追捕囚犯而告终。皮普的故事以恐惧、罪恶和耻辱开始，这些情感支配着他的一生。作为孩子他是不幸的，在家里如此，在哈维沙姆家也一样。作为学徒他是不幸的，作为“上等人”他也是不幸的。最后他确实获得了幸福，但这幸福之果上却伤痕累累，痛苦的印象依然存在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远大前程》没有喜剧性的情节，只是它的喜剧色彩没有狄更斯的早期小说里那么纯正。囚犯对皮普的报恩是可笑的，但同时又是可怕的。当庞波丘克先生喝着含焦油的冷浸剂时，我们被逗乐了，然而我们的乐趣却因分担着皮普犯罪的恐惧而被冲淡了。庞波丘克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喜剧角色，然而我们却因皮普而心怀对他的怨恨。全书自始至终充满了笑声，然而唯一没有被阴影笼罩的且有一定篇幅的喜剧场面，也许是沃普索扮演哈姆莱特的那场戏——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会忘记《哈姆莱特》本身就是一幕悲剧。

另外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印象是欺骗，尤其是自我欺骗。皮普欺骗了他的姐姐；康佩生欺骗了哈维沙姆小姐；艾丝特拉欺骗了她的爱慕者；贾格斯则以欺骗谋生，尽管他每次都要洗手；庞波丘克是一个荒谬可笑、自欺欺人的漫画形象；哈维沙姆小姐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能将艾丝特拉的心变为冰冷的石头，同时却又要她对自己温暖如春；皮普自欺欺人，坚信金钱、地位和“远大前

程”都是他应得之物，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配得到这一切。这些角色——哈维沙姆小姐、艾丝特拉、皮普——最终都面对了他们的自我欺骗，都通过受苦获得了解救，但庞波丘克却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新生。小说中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更进一步的主题，那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疏远与融合的结合体。许多主要人物都是孤儿、隐居者或流放者。孤儿皮普觉得自己不属于铁匠铺，但也不属于上流社会。哈维沙姆小姐本人是一个不幸的隐居者，她腐蚀了“孤儿”艾丝特拉，所以自己也变得孤独无依。马格威治是个流放者，他想成为皮普世界的一部分，但皮普却很难掩饰对他这一念头的反感。然而这些从根本上说是孤独、相互疏远的人却又相互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依赖在一起。当欺骗和自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种融合，而且达成了忠诚的交流。皮普在认清自己的真实面目的同时，也认清了乔的真实面目，挚爱的关系重新建立。在皮普和马格威治之间，爱和感激之情相互影响。哈维沙姆小姐请求并获得了原谅。艾丝特拉吸取了教训，感情真挚地投向皮普。原先在小说结束时，狄更斯把艾丝特拉嫁给了什罗普郡的一名医生，仍使皮普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但他听取了布尔维·利顿的劝告，将结尾改为男女主人公最终将有望结合。许多批评家痛惜这一改动，批评狄更斯为了迎合公众心理而出卖了艺术的完整性。但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吝啬让纯洁的皮普得到洗心革面后的艾丝特拉。

《远大前程》使用了象征性的布景。寒冷孤寂的沼泽地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正是这位孤独的孩子与那位被流放的囚犯相遇的恰当背景，两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敌意。时钟停摆、腐朽颓败的沙堤斯庄屋不仅象征着哈维沙姆小姐停滞的世界，而且象征着艾丝特拉在那里所经历的堕落，也象征着上流社会将给皮普带来的堕落。贾格斯先生的充塞罪恶世界种种纪念物的办

公室,象征着贾格斯先生的生活。沃尔伍斯是温米克的城堡,不仅因为它有炮楼和吊桥,而且因为它是其个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这些都必须保存和保护起来,不受其雇主和小不列颠街的破坏。水闸小屋那孤立无援的黑暗,象征着皮普没获解脱而面临死亡时的灵魂。乔壁炉前的温暖象征着乔本人的忠诚。房子里的客厅在乔太太的统治下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毫无生气的地方,然而在乔和比蒂的婚礼之日“窗户打开了,窗台上摆满了鲜花”。

物体、手势和句子也赋有象征意义。脚镣象征着皮普第一次犯罪的罪恶感,成了毁灭他姐姐的凶器。贾格斯先生以其指控性的食指为特色,用香皂洗手使人想起“所有阿拉伯的香水”。庞波丘克的所有媚态在他不断重复的“我可不可以”中尽数表露。粗暴易怒的乔太太隐寓在她从不离身的围裙中,围裙插满各种大针小针,经常钻进她端上的食品中。乔的话“多开心啊”和“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在乔和皮普日渐疏远时,一直嘲讽地响彻全书。艾丝特拉的出身是从她的手追寻出来的,因为皮普看到艾丝特拉编织时纤细的手指与贾格斯的女管家那抽搐不定的手重叠在一起。这种重叠的技巧是《远大前程》的一个特色,赋予它一种恶梦般的色彩。当艾丝特拉在酒坊的酒桶上行走时,皮普看见哈维沙姆小姐的幻影倒挂着——这是死亡对生命的重叠。

《远大前程》中讽刺的对象对于狄更斯来说并不陌生——教育、法律、投机钻营、自欺欺人以及虚荣,但是在这里讽刺意味却更加深长。似乎整个社会人们只关注金钱,金钱决定一切。金钱,而且只有金钱才能得到贾格斯的服务;金钱可以骗得乔太太的一笑;金钱使皮普成了村里的英雄豪杰;温米克醉心于“动产”,马格威治和皮普都幻想金钱能买来上等人的地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皮普只能通过金钱来帮助赫伯特,乔也只能用金钱来使

皮普摆脱债台高筑的困境。不过在这里金钱的给予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自私，而获取的一方不久就偿还了。邪恶的根源不是金钱而是对金钱的贪恋。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的名著，它结构娴熟，讽刺精彩，主题隽永。其主人公不同于其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不是什么虚假薄弱的人物，而是一个寻找自我却易犯错误的人。喜剧效果没有那么荒诞离奇，哀怨之处也没有早期小说里那么伤感。在对罪恶的探索中，此书率先提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主题。对挑剔的读者们来说，此书很可能会成为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中最为持久而耐人寻味的一部。

查尔斯·狄更斯以描写不幸的童年时代而闻名，而他自己的童年也非常不幸。狄更斯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二。其父约翰·狄更斯是海军中一位奢靡成性的小职员，曾使家庭一度陷入绝望的经济危机之中，小查尔斯被迫去典当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他心爱的书籍。当其父因债务而被捕，母亲和弟妹们一同住进马歇尔西监狱时，查尔斯被逼到一家靴油作坊包装瓶子以获取每周6先令的报酬。他讨厌这份工作，当时他年仅12岁。

他和家人终于从各自的囚禁中解放出来，查尔斯被送进学校。15岁时他又辍学出来工作，这一次是去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做职员。业余时间，他努力自学当时颇为复杂的速记，以便得到国会专访员的职位。20岁时他已在报道众议员的辩论，同时开始给杂志投寄有关伦敦生活的幽默文章。这些《波兹随笔》引起了《月刊》编辑们的注意，并与查尔斯签订合同，要他们为他们的刊物撰写连载作品，于是不朽的匹克威克先生诞生了；杂志的销量呈直线上升，狄更斯作为一名富有独创性的天才被文学界所接纳，他成了《本特利大荟萃》的编辑。1837年《雾都孤儿》在这本杂志上连载，紧跟其后的有《尼古拉斯·尼柯比》、《老古玩店》、

《巴纳比·拉奇》。赴美观光后又连载了《马丁·朱述尔维特》。

紧接着他又创作了《圣诞颂歌》、《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和《荒凉山庄》。此间，狄更斯正在经营自己的期刊《家庭絮话》。他接下来的两部小说《艰难时世》和《小多莉特》格调阴暗幻灭，这也许是狄更斯本人生活中的烦恼所致，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与结婚 20 多年的妻子离异，同一位年轻的女演员保持着一段长时间的爱情关系。

1859 年，《双城记》在狄更斯的新期刊《一年四季》上连载，其销售量很快就超过了《家庭絮话》，重新获得读者青睐。他在肯特的产业上定居之后，将自己与伦敦社会隔离开来。被很多人视为名著的《远大前程》于 1860 年至 1861 年间在此面世，名气较小的《共同的朋友》也于 1864 年至 1865 年间在此完成。

曾有一段时间，狄更斯频频向公众朗读自己的作品，他觉得极其有趣，但他的朋友担心这项活动会使他精疲力竭。尽管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他仍然执意再度访美进行巡回朗读。回国后，他开始写作《爱德温·德鲁德之谜》，可惜此书仅完成一半，他就去世了。时为 1870 年 6 月 9 日，那一年他 58 岁，他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狄更斯的一生非常忙碌而多产。他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 15 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次要的作品，有时前一部尚未卒篇，后一部即已动笔。创办和编辑了三种杂志。活跃于戏剧界。频频周游欧洲各国并朗读作品和举办讲座。不知疲倦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革新而工作。但他是以其长篇小说而使世人缅怀的。这似乎得益于他的朋友威其·科林斯关于创作成功小说的原则：“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等待”，此点狄更斯做得多么成功啊。最好的证明也许是连载《老古玩店》时等在纽约码头上的人群，他们冲着靠岸的船员大喊：“小内尔死了吗？”尽管在其早

年生涯中,《周刊》曾预言“他升起时像一支火箭,坠落时会如一根木棍”。然而,狄更斯整个一生始终都是英国最受欢迎小说家——即便是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仍无愧于这一可敬的称号。

玛丽·M·思里波顿

47.1152

目 录

一幅色彩斑斓的英国社会风俗画(译序) (1)

原版序 (1)

第一部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7)

第七章 (49)

第八章 (60)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3)

(8) 第十一章 (91)

第十二章 (106)

第十三章 (112)

第十四章 (121)